



家庭生活指南系列丛书之一

家庭婚姻备忘录

胡祥明 主编
张士南 李殿才 副主编 朱晓军 编



科学普及出版社

8.1-49

家庭生活指南系列丛书之一

家庭婚姻备忘录

胡祥明 主编

张士南 李殿才 副主编

朱晓军 编

科学普及出版社

• 北京 •

(京)新登字 02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庭婚姻备忘录/胡祥明主编. —北京: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95

(家庭生活指南系列丛书)

ISBN 7-110-03849-1

I. 家… II. 胡… III. ①家庭-普及读物②婚姻-普及读物 IV. C913.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4469 号

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 32 号 邮政编码: 10008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河北省高碑店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6.5 字数: 150 千字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册 定价: 5.90 元

序

爱情、婚姻、家庭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衣食住行用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需求。有家庭，就需要物质、精神消费，就需要科学的指导。家庭生活指南杂志正是应这种需要而产生，又是植根于这种需要而发展。这是家庭生活指南杂志在众多类杂志中能保持生命之树常青的客观原因。

但是优势的客观不能代替客观的优势，优势的天然不能代替必然的优势。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这本杂志力求贴近生活、贴近家庭、贴近读者，刻意突出知识性、文化性、实用性、服务性、情趣性的特色，做到老少咸宜、图文并茂，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与此同时他们又开放办刊，与全国妇联、中央电视台等单位开展全国“美好家庭”评选活动、全国“巧动手”大奖赛、全国“家庭艺术布置”大奖赛等旨在促进我国家庭文化建设的活动，受到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的称赞；在办好杂志的同时，他们又坚持以刊为本，开展多种经营，积极创办“三产”，为增强刊社经济实力迈出了新的步伐。目前，该刊拥有近百万海内外读者，曾荣获全国首届期刊展评两项大奖、黑龙江省十佳期刊奖等。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在激烈竞争的期刊市场中保持自己的办刊特色与风格，我想，这是这本杂志能保持持久不衰的内在动因吧。

在家庭生活指南杂志创刊十周年（1985—1995）临近之际，他们“集现代家庭生活知识之大成，汇本刊十年刊发文章之精华”，经过精心策划，精心编辑加工，出版了这套家庭生活指南系列丛书，奉献给热爱、关心这本杂志的海内外广大读者。为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坚信家庭生活指南杂志会有更大的发展和飞跃。

陈世军

1994年8月10日于哈尔滨

借《家庭生活指南》杂志创刊十周年之际，谨以此套丛书献给热爱、关心我刊的百万海内外读者朋友们！

家庭生活指南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 任：陈世军

副 主 任：李剑慧 胡祥明 张秀智

编 委：胡祥明 张秀智 张士南 李殿才

于桐析 毕化霄 任志勇 朱晓军

主 编：胡祥明

副 主 编：张士南 李殿才

参加编辑人员：于桐析 毕化霄 任志勇 朱晓军

程瑞平 孙旭东 范 越 傅维卿

李 岩 曲 崑 马 兵

责任编辑：屈惠英

目 录

一、名人婚恋	(1)
周培源与王蒂澂的钻石婚	周如苹 (1)
王光英、应伊利——风风雨雨长相知	章建湖 (5)
许光达大将的坎坷恋情	王嘉翔 (7)
李劫夫的婚恋轶事	于慧彬 (11)
谢和赓与王莹的婚恋传奇	吴广生 (14)
尤今与她的大胡子丈夫	魏中国 (18)
二、凡人之恋	(21)
大漠尽头有轮太阳	李 平 (21)
夫妻同唱凡人歌	邱 兵 (24)
妻是夫的眼 夫是妻的腿	吴 千 (27)
一位军官与他失贞的妻子	李 亚 (30)
三、痴情苦恋	(33)
五十八载生死恋	洪加祥 (33)
茫茫海峡情不断	陈伟民 陈力娇 (35)
一个男人与两个不同国籍的女人	张雅文 (38)
锁在深闺中的 518 封信	任斌武 (43)
男囚之恋	张邦友 (48)
四、裂变扫描	(52)
感情“失足”的男人	林亚男 (52)
婚姻国际大“逃亡”	宋成伟 (54)
不急于再婚的女人们	文 勇 (57)
离婚之后情未了	相宝迎 (59)
当代复婚潮	海 洋 (62)
五、军旅婚情	(65)
中国空军的夫妻飞行员	赵京安 (65)

六、情爱警线	(68)
爱的越位酿悲剧..... 陈 力 张宝燕	(68)
七、焦点与特写	(71)
辗转于“桃色新闻”下的男男女女..... 相宝迎	(71)
夕阳西沉时——来自老年婚恋的报告..... 马晓才	(74)
“一家两制”谁下海	海 洋 (77)
“炒”大款“鱿鱼”的女人们	海 洋 (79)
八、为妻有道	(83)
夫是桅杆妻是帆..... 刘广年	(83)
负纤拉夫过险滩..... 刘广年	(86)
何必逼夫求“方孔”	刘广年 (88)
弓似满月应感知..... 刘广年	(91)
九、为夫有道	(94)
爱神从来弃粗俗..... 相宝迎	(94)
尊重妻子的“核心地位”	相宝迎 (96)

一、名人婚恋

周培源与王蒂澂的钻石婚

周如革

我的父亲周培源和母亲王蒂澂从1932年6月18日结婚以来，已度过整整一个甲子（西洋人常称之为钻石婚）。我应《家庭生活指南》杂志社之约，撰写此文，以献给父亲和母亲结婚60周年。

1902年8月28日，父亲诞生在今江苏省宜兴市芳桥乡后村一个开明乡绅的家庭。祖父周文伯是位实业家，晚清时期中过秀才。由于祖父乐于助人，秉公办事，被当地人奉为“大先生”，在当地颇有些名气。父亲是祖父唯一的儿子，家里规矩多，长辈们管教极严，稍不听话，皮肉受苦是常有的事。1906年春节后，父亲三岁半就被送进私塾读书，1910年开始读小学。后来，由于祖父先在南京后在上海经商，父亲因此而频频转学，读了许多所小学和中学。1919年，父亲因参加“五四”运动，被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开除学籍，而后他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当插班生。在清华，父亲凭着刻苦的精神、扎实的学业基础，开始涉足科学研究领域。1923年，他撰写了一生中首篇学术论文《三等分角法二则》，并于1924年发表在《清华学报》第一卷第二期上。1924年秋，父亲从清华学校毕业（相当于普通大学一二年级）后即踏上了赴美留学的道路。在美国，他仅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就取得了现在需要六七年才能获得的博士学位。1928年春，他以优异的成绩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毕业，他的博士论文《在爱因斯坦引力论中具有旋转对称性物体的引力场》，荣获学校最高荣誉奖。毕业后，他利用一年的时间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和瑞士苏黎世高等工业学校做博士后。1929年9月，应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之邀，回到了阔别五年的祖国，成为清华大学物理系最年轻的教授，时年27岁。从此，开始了他教育家的生涯。在清华他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中多位已成为蜚声中外的著名科学家，如王竹溪、钱伟长、彭桓武、于光远、段学复、钱三强、林家翘、胡宁、郭永怀等等，都曾是他的学生。

解放后，父亲曾担任过许多重要的职务，先后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副校长、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代主席、主席、

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力学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会长；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理事长；“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主席；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会长等职。父亲还是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父亲是一位有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1902年，父亲在人生道路上已奋斗了整整90年。届时，他在海内外的学生、友人发起召开“国际流体力学和理论物理科学讨论会”，有中外学者二三百人与会。在父亲毕生从事的湍流理论和理论物理两个学术领域中进行学术讨论，展示国际上最新的学术成果。这次盛会是向他在这两个领域中所做的创造性贡献的祝贺。

二

母亲于1910年9月26日出生于今吉林省扶余市。虽然母亲自幼家境贫寒，但是大字不识的外祖父母却非常开明。尽管当时外祖父靠开一个造纸的小作坊和外祖母打草帘维持生计，但却执意要让自己的孩子读书。母亲很争气，自幼苦读中国古典文学和历史，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县里保送到省城学习，后来，由于学习成绩出众，1927年，母亲17岁时，又被吉林省官费保送到北平女子师范大学英语系学习。

1930年，父亲一次偶然的机会到同学家做客，无意中在桌上发现一张女生（后来就成为我母亲）的照片，他原以为是同学的妻子，当知道不是时，很是喜欢。于是他同学的妻子刘孝锦（母亲的同班同学），决定介绍母亲与父亲认识。当他们在刘设的便宴上初次见面时，父亲使劲往母亲盘中夹韭菜。母亲心想：这人真呆，我不爱吃韭菜，盘里的根本没动，可他还拼命夹。后来，父亲每隔一星期的周末便从清华进城与母亲“约会”。

父母之间的故事大都是母亲讲给我们听的，每当向父亲证实时，要么他不置可否，要么不承认或者一笑了之。

儿时，母亲曾告诉我，一次他们去北海（可父亲却说是颐和园），父亲扛来一架大相机和一副笨重的三角架（有的照像馆里现在还能见到），他让母亲摆好姿势，频频地说：“笑一笑，笑一笑，不要老是哭丧着脸……”母亲只好使劲地笑，也不敢眨眼睛，不知过了多久，父亲仍在摆弄相机，还一再说：“笑，笑……”母亲笑得脸都酸了，实在受不了了，只好闭一下眼睛，合上嘴，动动身子，可是说时迟，那时快，父亲已按下快门。母亲大叫：“哎呀，不好！”父亲便说：“叫你笑，你不笑，总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母亲说什么不肯再照。照片洗出来后，父亲哈哈大笑，母亲气得心想：这个人本来就够“老”的（父亲年长母亲8岁），又呆又笨，一定要和他吹掉！

还有一次，父亲请母亲到北京饭店吃饭，父亲掏出香烟请偶尔抽烟的母亲，自己也拿出一支抽起来。母亲看着他抽烟的样子心里不免好笑，装什么蒜，要是真想讨好女朋友，应先学会怎样夹香烟。果不其然，母亲在结婚后，从未发现父亲嗜烟酒。

不知是父亲的真诚、憨厚，还是持之以恒打动了母亲的心。也不知是母亲的美貌、大方、温文尔雅打动了父亲。总之，父亲和母亲于1932年6月18日在北京结婚，到今年已度过60年。他们在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婚礼。父亲说是在步入欧美同学会时，可母亲却说是

在“同生”（今“中国”）照像馆照结婚像时，许多看热闹的小孩偷偷地说，新郎新娘真漂亮。他们听了真高兴。至今，每说到此景时，他们仍笑得嘴都合不上。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是证婚人，宣布：“今天是王蒂微先生和周培源女士的婚礼，啊啊不是，是周培源先生和王蒂微女士的婚礼。”全场哄堂大笑。事后，父亲认为梅先生是“老糊涂”，母亲却认为这是梅先生的幽默。虽然我说不清他俩谁对，但不难看出这正是两人截然不同性格的反映。父亲做事有板有眼，母亲飒爽大方、善解人意。从此，父母成为清华园中令人羡慕的一对。曹禹先生曾对我说：“你妈妈真是个美人，你爸爸也真叫潇洒。那时，只要他俩出门，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就追着看。”

60年代，我读中学时期，曾经有不少人问过我，说社会上流传这样一个故事：母亲年轻时由于太漂亮，被许多男生追，其中有一对好友追得最紧。母亲拿不定主意，便约定谁先出国取得博士学位归国就同谁结婚。父亲是其中的一位，可他很“狡猾”，偷偷先溜回来娶了母亲。另外一位回国后发现生米已成熟饭，于是终生未娶。为此，我曾问过父母，父亲连呼：“冤枉！冤枉！从来没有这回事！”母亲只是笑笑不语，泰然处之。最近，我整理父亲的年谱，才发现父亲是学成归国后才认识母亲的；而母亲是在决定与父亲结婚后，才认识父亲那位老朋友的。所以，根本不可能发生那样的故事。

三

父母婚后养育了我们姐妹四人。

大姐如枚、二姐如雁相继出世后，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因为当时没有特效药，是属不治之症。几年时间，父亲既要照顾生病的母亲和两个年幼的姐姐，又要做学问，负担是相当沉重的。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父亲随清华大学南迁至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执教期间，科研条件极差，生活条件艰辛，母亲身体虽好些，但又多了三姐如玲。父亲依然尽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体贴入微，母亲得以奇迹般地康复了，以后，父亲逢人便自夸：“要不是我，她的小命早就没了。”母亲发自内心地感谢他。就在那种艰苦环境下，父亲开始从事湍流理论的研究，并取得重大成果。几年后，发表了《关于速度关联和湍流脉动方程的解》一文，提出了湍流运动的解，后来在国际上发展为湍流的模式理论，视为经典。这篇文章至今仍为许多人引用，父亲因而成为国际上公认的湍流模式理论的奠基人。

父亲从不打骂孩子。记得在我五六岁时，有一天，父亲不在家，我坐在他的书桌旁，向桌上一叠“废纸”大开杀戒，剪成大大小小的纸块，叠成一个个纸船、飞机和小衣裤等等摆了一桌子。父亲看了我的“杰作”之后虽然很生气，还是连说：“还好，还好，亏了我复写了一份。以后你不问过我，不准随便动我桌上的东西，这是我写的论文，如果没有复写，我的心血就白费了。”尽管小时候我非常调皮，常被父母“誉”为最不听的一个，但是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乱动大人的东西了。

还有一次，三姐如玲准备结婚，但那时家具很不好买，而且样子也都不喜欢。于是我就利用工作中认识的同行从黑龙江买回半立方米计划内木材，准备为三姐做一套家具。正当我们卸车时，被父亲撞上，他立刻把我叫过来非常严厉地说：“我知道准是你干的。我们北大这样一所大学，买一立方米木材都很困难，你说清楚是从哪里弄来的？”我从未见过他生这么大的气，也不敢多说，我知道那时说也说不清楚，只好不吭气。一整天全家人都不

敢出声。到了晚上，母亲让我向父亲道歉，并让我劝他别生气了，我只好从命。结果父亲对我说：“我不是为别的，只是不希望你们利用工作之便为自己谋私利。”最后让我们把木材送给一位家在农村、生活很困难的司机才算告终。

父亲、母亲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我们，总是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1964年我初中毕业时，由于受了一些军队院校招生简章的吸引，觉得毕业后能被授予少尉军衔而跃跃欲试。于是在报考学校时，我统统填写在外地的军校。老师看过之后，一定让我回家请家长签名方可算数，我想这没有问题。那时父亲正好在外面开会，母亲给父亲打电话，大概父亲只是说了让她自己决定之类的话。母亲对我说：“上高中不是为了别的，只是能有机会读大学，没有读过大学的人，将会终生遗憾。”当时，我好像没有任何反应，就去睡觉了。第二天早晨，母亲对我说：“我也替你填了一份报名表，两张表都替你签了名，交哪一张你自己决定吧！”当时尽管我仍然没有完全领会母亲的意思，只是觉得母亲填写的报名表分量特别重。到了学校，似乎未加考虑就把母亲填写的报名表交给了老师，老师看后笑了笑说：“还是得让家长看过才行。”于是，我考上了高中。

解放后，母亲身体日渐好转，便开始到清华大学附中任教，曾教过语文、俄语和英语。母亲事业心极强，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在中学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23年。许多她当年的学生还常与我们提及她的风度、气质和讲课时的幽默以及认真、负责的态度。母亲还是一位坚强、贤淑的东方女性。在“文革”当中，父亲蒙受不白之冤，被强加许多罪名时，母亲坚定地相信父亲的清白与正直，依然悉心鼓励和照顾父亲，从未为保全自己而牺牲亲人。在造反派抄我们家时，由于我的暴躁，遭到拳打脚踢，年近六旬的母亲毅然冲上来不顾自己，而拼命抱住我的头。我得到了母亲的保护，而母亲却被打得鼻青脸肿，浑身紫斑，眼睛充血。就在那种逆境下，母亲依然坚信外语是工具，不能只学革命口号。于是，她不顾各种压力，自己动手编写课外教材，翻遍英、美有关读物，选出一批通俗易懂而又有教育意义的小故事、诗歌、民歌汇编成册，亲自动手打字、校对、油印、装订。这本教材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母亲也深受同学们的爱戴。

父母兴趣非常广泛，均酷爱艺术。50年代初，母亲买回一幅古代书画，引起了父亲的兴趣，从此俩人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收集。他们特别注意收集名家作品的完整性，藏品几乎囊括明、清时代主要书法、绘画流派及代表作家的真迹。他们收集古书画并非有殷实的家业为基础，而是全凭工资收入省吃俭用积攒下来。即使是在60年代的自然灾害时期，母亲因缺乏营养而患浮肿病（是北大、清华唯一患这种病的教授夫人），但她仍不肯拿出更多的钱来购买食品，而依旧收集古书画。1988年，父亲和母亲把他们珍藏多年的145幅古代书画送给了无锡市博物馆。198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九三学社”中央和无锡市人民政府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捐赠仪式，国家文物局和无锡市人民政府向父亲颁发了奖状和奖金。由于母亲重病卧床，无锡市市长代表全市人民到医院向母亲致谢，母亲非常平静而又真诚地说：“这本来就是人民的，还给人民，理所应当。”在场的人们，无不为之而动容。父亲和母亲把他们所获的奖金又转赠给他们曾经工作和学习过的学校。他们对待祖国和民族的感情是一贯的，1987年，父亲曾和我的两个姑姑，将他们宜兴市后村26间600平方米的祖居献给了宜兴市科学技术协会，作为科普活动站。父亲还把自己所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奖金，一并捐给活动站作为活动经费。

父亲算得上有名气、有地位，但他仍然虚怀若谷、平易近人、心襟坦荡、光明磊落。父

亲也是一个普通人，他和常人一样热爱生活、热爱家庭。他常说：“我们家是阴盛阳衰，女人说了算！”他爱妻子、爱孩子，他和母亲携手人生整整60年。爱，是永恒的。他们之间的和谐与默契和恩爱深情令许多人羡慕，也使我们深受感动。无论是年轻时代，还是垂暮之年；无论是顺利之时，还是处于逆境之中，他们总是同甘共苦，始终如一，坚贞不渝，互敬互爱。甚至两人同时病重住院，见到我们时仍念念不忘病中的父亲或母亲，而唯独没有自己。我们都清楚地知道，他们谁也离不开谁。没有母亲，也就不会有父亲的今天；没有父亲，也就没有母亲的今天。他们已深深地融为一体，无愧于是一对模范夫妻，一代楷模。

王光英、应伊利——风风雨雨长相知

章建湖

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英的院落长满绿色的植物，它远离闹市的喧嚣，座落在北京城一条普通的胡同内。这里有侍弄整齐的花草，铺着方砖的甬道，屋前的平台上摆着一盆荷花，粉色的芙蓉与如盖的绿叶相映成趣。整个庭院显示出主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家庭生活的和谐。

天下起了雨。淅淅沥沥的雨滴驱走了夏日的炎热，给院落蒙上了淡淡的诗意。此时，我看到了一幕动人的情景：王光英与夫人应伊利合打着一把雨伞，互相挽着臂膀从这片雨雾中走来。这不正是他们在人生之路上结伴而行的剪影吗？

在他们的客厅里，王光英这位阅历丰富的老人深沉而平静地讲述着他与夫人应伊利结伴走过近半个世纪的人生旅途上的点点滴滴。

王光英告诉我，如果与他们后来共同遭遇的狂涛巨澜相比，最初的事情就如同微波涟漪，是可人的温馨。

1941年，经人介绍，他们相识了。当时，应伊利正准备报考北平辅仁大学教育系，于是，正读辅仁大学化学系四年级的王光英，就责无旁贷地陪同她前去报名应考。以后就渐渐从同学变成伴侣。上学或放学，王光英充当着应伊利的“保驾骑士”，两人骑车同行，北平的大街小巷洒下他们纯真的笑声。课余之时，也少不了逛公园，遛马路，北海的白塔下，颐和园的昆明湖畔，都留下他们青春的脚步。

他们最难忘的，是那玛瑙般的葡萄。应伊利最喜爱王光英拿来的葡萄，那些从王家院里新摘下的果实，经王光英仔细洗过，又一颗一颗擦拭干净，葡萄珠闪现出玛瑙般的光泽，看着晶莹剔透的葡萄珠，应伊利仿佛看到王光英那金子般的心。多少往事已随岁月流逝，然而这美好的回忆却留在了心头，成为他们至今还常常提到的话题。它恰似陈年佳酿，时间越久，醇香就越加浓郁。

1943年，王光英与应伊利喜结连理，开始了人生的新航程。王光英凭借着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敏锐的头脑，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创办了天津近代化学厂，跻身于民族实业家之列。应伊利主持家政，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他们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先后出生的2男2女4个孩子，更给家庭生活增添了无限的欢乐。

王光英说：“在平静的夫妻生活中，夫妻的感情是显而易见的，而真正看到夫妻感情之深，莫过于在患难之时。”说话时，王光英感喟良深，他回忆起一件往事。在国民党统治时

期，王光英被人诬陷蹲了3个月的监狱，吃了不少苦头。为了解救他，应伊利到处奔波，急哑了嗓子，跑得身体瘦了一圈。当别人把这情景告诉王光英时，这个有泪不轻弹的男儿，不禁眼圈红了，他心里更增加了对应伊利的爱。患难与共，生死不离，使他们的感情进一步得到升华。王光英常说他们是先结婚后恋爱，婚后日深的感情，使两颗心贴得更近了。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追赶着时代的脚步，成了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新人。家庭美满，工作勤奋，积极向上，这是他们生活的主旋律。

他们共同生活近50载，“情植互助互勉里，爱在相亲相敬间”。应伊利提起这样一件事：王光英曾送给她一只漂亮的蓝宝石戒指，她很喜欢。不过，在建国初期，一次赈灾募捐时，她把它捐献了出去。事前她并未跟王光英打招呼，等事后说起时，王光英完全赞同他这一义举。在他们看来夫妻间最珍贵的不是金钱与地位，而是心灵的默契，是心心相映的和谐一致。正是凭借这种精神的契合，他们度过了人生最艰难曲折的一段路程。

“文革”当中，由于王光英是刘少奇的内兄，自然在劫难逃，被“四人帮”送进了秦城监狱，以现行反革命的“头衔”关入了单身牢房。他失去了姓名，代替它的是一串数字“67140”。他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家人也不知道他的下落。他甚至不知道，他的两个哥哥也关在同一个监狱里，更不知道他的妹妹王光美就关在与他仅隔几个门的牢房内。他深切地思念着妻子儿女，为他们的处境担忧。然而，此时，他只能终日面对四壁，靠着透过铁窗的日光移动的影子计算着日子，他感到度日如年。

有人说过，关在单人牢房内，半年就可使人精神失常，而他一关就是8个365天。孤独、寂寞并不能摧垮他的意志，也不能改变他的性格，他有着坚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坚信党最终会纠正那些错误。他开朗达观、思维清晰。在狱中，王光英凭着对应伊利的了解，他相信她会与他一样坚强，一定会战胜这前所未有的困难，与儿女们一起挺过难关。

留在天津的应伊利也受到迫害，被发配到农场进行劳动改造。面对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旁人的冷眼，她并没有被吓倒。她默默承受着巨大的悲痛，顽强地支撑着，拼命地工作，要为人己争一口气。那时的日子极其艰难，工资被停发，她和孩子们只能领到每人每月12元生活费。为了省下几个车钱，她宁愿骑车顶风冒雨，来往市里到农场的20多里的路途。上街买东西，2分钱的存车费也舍不得“出血”，把自行车放在马路边。她精打细算，买菜只买大路货，而且要等到大量上市时才买。她与孩子们相依为命，尽着一个母亲的职责。

1971年“9·13”事件后，应伊利被获准到监狱探监。她用平时省下的一点钱，买了王光英喜欢吃的花生米。在看守的陪同下，这对分别了4年之久的夫妻见面了，然而却不能把积攒了许久的千言万语掏出来个痛快。但是，他们都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了欢乐、鼓励和力量；他们的心仍是贴得紧紧的。看着不多的食品，有着经济头脑的王光英费不了什么脑筋就看出了家里生活的困窘，他的心抽紧了，他深知，这是应伊利和孩子们一片挚厚的爱心。王光英把送来的食品细心地分成30份，以便等到一个月后的下一次探监。这期间每天的几颗花生米，就成了王光英不可多得的珍品，成为他最大的人生享受。他渴望亲情的心田上洒下一片爱的甘霖。

1975年，王光英结束了8年的牢狱生活，全家人又团聚了。他虽然出狱，但没有分配工作。尽管如此，他的归来使全家人高兴极了，家里又有了生气。他闲居在家，便自学烹饪，当起了家庭炊事员，一干就是3年。他做的鱼，色香味俱佳，受到全家人的一致好评。说起这段经历，王光英笑着说，我一辈子都是吃应伊利做的饭，这3年算是我对她的一点

报偿，就是一辈子给应伊利做饭我也心甘。

闲居的3年中，他还抓紧时间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潜心读书是他在秦城养成的习惯。他竟然在监狱里通读了马恩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并且精读了6遍毛泽东选集。这为他深刻理解党的方针、政策和做好经济工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当他再次出现在中国的社会舞台上时，就成了企业界的风云人物，为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光大实业公司在他任董事长的7年时间里，为国家赚了不少钱，在香港办了几十个工厂，还替国家引进了许多先进技术和十几亿美元的先进设备。1990年，王光英卸去光大实业公司董事长的职务，挂上了名誉董事长的头衔。

谈到这里，王光英夫妇特别强调，“对于这些是非功过，要像做生意一样，得会把帐记对。我们能有现在的光明前途，那是党的功劳。如果说王光英还算不错，也是党教育的结果。是党把资产阶级工商业者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而这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得到。”

说起他们夫妇的经历，王光英感慨万端，他深情地说：“我一生坎坷颇多，能有今天，除了上面说的以外，还多亏了一位贤内助。如果说我一生做了一些事情，其中也有应伊利一份功劳。”他随口引了一句名言：Love is blind（爱情是盲目的）。我问他，为什么引这句话？他回答，“我并不是说要人们盲目地去爱，而是人们最初不可能真正理解爱情的深刻含义，只是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特别是在患难之中才能见到真情，而此时才真正懂得了真挚的感情是如何可贵。”

屋外的雨还在下着，透过客厅宽大的窗户，我的视线落在院中两棵并肩而立的大树上，其中一棵是槐树，另外一棵是楸树，尽管岁月风雨在树干上留下了斧凿刀刻般的疤痕，但它们依然枝叶繁茂、茁壮挺拔，昂首面向苍穹。

许光达大将的坎坷恋情

王嘉翔

这里是北京冶金有色金属设计院批斗“牛鬼蛇神”的会场。一位鬓发斑白、身材瘦小的老太太，她叫邹靖华，是该院政治部副主任。她的胸前挂着一块大牌子，上面赫然写着“许光达的臭老婆”。不错，她的丈夫是“八大”中央委员、国防部副部长兼装甲兵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位大将之一的许光达。眼下，许光达蒙冤受陷被打成“三反分子”，他的夫人便受到株连。邹靖华被逼弯腰低头，体力不支，眼看就要晕倒。一个年轻姑娘赶紧跑上前，扶住邹靖华，掏出几粒药塞进她的嘴里，又从军用水壶里倒出半杯水让她喝下。会场上的人全惊呆了：“这个姑娘是谁？竟敢对邹靖华如此温情？这不是对造反派的公然挑衅吗？难道她就不怕株连吗？”她叫曾正魁，是许光达的未婚儿媳，北京钢铁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她的未婚夫许延滨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她便主动担负起照顾许光达夫妇的责任。好心人曾劝她：“许光达已被打成反革命，别人躲还躲不及呢，你却要往他们家里钻，干脆和许延滨拉倒吧！”她却微笑着说：“人不能太市侩，爱情不是儿戏，说拉倒就拉倒。”她几乎长在许光达家里，有时夜间陪许光达偷偷到北大、清华看大字报，或把江青、康生

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抄回来给许光达看。邹靖华被批斗时，她陪着去，遇有危急情况，立即抢救。迎着造反派那愤怒诡诈的目光，她轻蔑地一笑，悄悄退向一边。

突然，一个造反者冲上前来，一把揪住邹靖华的头发，晃动着手中的一页信箋，阴阳怪气地说：“你这个老没正经的，头发都白了还写情书……”

邹靖华冷笑着说：“年轻人，如果你眼睛没瞎的话，请看清楚那上面是什么年月！”

那个家伙一愣，低头细看，这才发现信箋上注明的日期是1938年10月14日。是30年前许光达在延安时写给邹靖华的。全诗如下：

我俩的结婚整整已经有了十年，
然而相聚的时间仅仅有两个月零廿一天，
不知流过了多少的伤心泪，
也曾受尽了艰苦与辛酸，
丝毫也不能摧毁我们铁的心愿。
在生命的路途上还会遇着狂风巨涛，
像从前一样地冲破，
我们永远地骄傲自豪！

这首诗被造反派抄家时抄出来了。令曾正魁和造反派不解的是许光达在诗中说他与邹靖华结婚10年，在一起相聚仅有两个月零廿一天，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922年，许光达与邹靖华订婚了。当时许光达14岁，邹靖华才9岁，这纯粹是父母包办的婚姻。许光达参加革命之后，明知包办婚姻在反封建之列，但因邹靖华人品好，又是他的恩师的女儿，和他一样是穷苦出身，他对这桩婚姻是认可的，并深深地爱恋着邹靖华。1928年农历八月二十日，参加完南昌起义的许光达与邹靖华结婚了。新房是温馨的，一对大红蜡烛明晃晃地照得满屋通红，墙上的大红喜字欢蹦乱跳，床铺箱柜都沐浴着红光，既神秘又安详。婚后的第十天夜里，长沙警备司令部获悉许光达是“共党要犯”，派人来抓他。许光达侥幸逃出，邹靖华把他送到浏阳河边，望着驾船仓皇出走的丈夫，她痛哭失声，不知就此一别，何年何月才能重逢。

没抓到许光达，长沙警备司令部便折磨邹靖华，拉她游街示众，脖子上挂个牌子，上写：“共产婆”，以此羞辱她。邹靖华并不感到羞耻，她知道丈夫从事的革命事业是正义的，她昂首挺胸走在家乡的街道上。不久，邹靖华被父亲邹希鲁接回娘家住，并到长沙的一家纱厂做工。长沙警备司令部勾结纱厂老板继续迫害邹靖华。每天下班时，给她脖子上挂个“共产婆”的黑牌，站在大门口的一个凳子上“示众”。一天，警备司令部的人拿着一份事先写好的“与许光达离婚声明”让邹靖华签字，声言签了字就可以获得自由。邹靖华愤怒地把“离婚声明”撕碎，她已经把自己的全部身心交给了许光达。

在家里，继母一再劝邹靖华离婚，认为苦等一个“共党”逃犯终无好结果。她的父亲被同学推荐到清河县当了县长，也因许光达的牵连被罢了官，险些吃官司。老俩口整日愁眉苦脸，更使邹靖华感到压抑。一天，报纸上登出一张布告，说捕杀了一批共产党人，其中有许光达。邹靖华知道后痛不欲生，唯一的精神支柱垮了，她寻死上吊，幸亏被人救下……正当邹靖华绝望之际，她收到许光达从上海寄来的信，真是喜出望外。许光达从家里逃出后，历经磨难，找到了党中央，被指定为中央代表到洪湖苏区参与组建红六军并担任参谋长。他怀念邹靖华，却又联系不上。有人要为他娶一个“压寨夫人”，他不肯，

他在等邹靖华，尽管当时希望渺茫。1932年，他在战斗中负伤，辗转到上海治伤，终于同离散了近四年的妻子联系上了。

邹靖华赶紧给丈夫回信，并期待着与丈夫团聚。可是，不久许光达又失踪了，音信皆无。原来，敌人发现了许光达的踪迹，险些把他杀害在手术台上。1932年5月，党组织派许光达去苏联学习，并治疗枪伤。

1938年秋，许光达回到延安任抗大教育长。在抗大，身居高位且又英俊潇洒的许光达成了姑娘们的偶像，多少漂亮而又有文化的女学员向他求爱均遭拒绝。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他在选择爱人的问题上过分挑剔呢。当然也有知情者，他的同学谢鑫就劝他：“光达，恕我说句不吉利的话，你与靖华离散了10年，倘若她不在人世了，你岂不是白等了？”

许光达深沉地说：“不，我要等，万一她没有死，我另娶她人，岂不伤透了她的心。这些年来，她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为我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盼望与我团圆。假使她真的死了，我也要见到她的坟，填上一捧土，否则，我是不会再娶的。”

1938年9月，邹靖华经徐特立介绍由长沙来到延安读抗大，这对离散了10年的夫妻终于团圆了。于是，许光达写下了前面提到的那首诗，掐指算来，他俩结婚10年，相聚的时间只有两个月零廿一天。

1967年3月31日，被关押了两个多月的许光达获释，继续“反省交待问题”。

曾正魁天天来看望许光达，向他传递消息，使得造反派坐卧不安。于是，他们勒令曾正魁交出装甲兵机关大院的“出入证”，理由是：你不是装甲兵的人，不准出入装甲兵机关大院。

许光达对曾正魁说：“你回家去吧，我这里不用担心。”

“不，爸爸，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你。”曾正魁的态度很坚决。

“要不，你同延滨结婚吧。”许光达征求曾正魁和许延滨的意见。

本来，曾正魁和许延滨想把婚期再拖一拖，至少要等到许光达平反昭雪。可是，造反派要撵曾正魁出去，她和延滨只得提前结婚了。

曾正魁到学院去开结婚介绍信，学生科管这事，别人去开结婚介绍信都成，就是不给曾正魁开，让她所在班级的红卫兵讨论一下，拿出个意见来，然后再说。曾正魁很生气：“我结婚，凭什么让他们讨论？”生气归生气，介绍信开不出来，没办法。她去找系办公室的王主任，他是老工人出身，听了曾正魁的申诉，气愤地说：“太欺负人了，结婚还用别人讨论？他们不给你开，我给你开。”

王主任在介绍信上填好了有关的文字，就要盖公章时，关切地说：“小曾，结婚可是件大事，你要考虑好噢……”

曾正魁明白王主任的意思，他在暗示同许光达的儿子结婚可是非同小可，加入“黑帮分子”的家庭，岂不毁了自己的前程？其实，这个问题她早就考虑好了。有些朋友劝她：“你爸爸妈妈都是著名教授，你本人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出色，找什么样的人没有？偏偏找个反革命的儿子？”

曾正魁说：“如果已料到自己将来的处境可能比‘黑帮’还糟，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王主任见曾正魁态度坚决，就把公章盖上了。

没有举行结婚仪式，也没通知任何亲友，曾正魁和许延滨了结了他们的终身大事。邹靖华很感歉疚，如果不是赶上文化大革命，她儿子结婚一定会高朋满座，热热闹闹，可现

在……许光达比邹靖华想得还多些，他联想到自己结婚时，因白色恐怖，婚礼很简单。想不到几十年之后，儿子受自己牵连，连婚礼都没举行。他觉得心里发酸，说不出一句恭喜的话，只是在心里为儿子和儿媳祝福。

曾正魁成了许光达家的正式成员，造反派没有理由再收缴她的“出入证”了。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斗争，把这个四口之家紧紧地融在一起。

1967年8月14日，许光达第二次被捕，临出门时，他对邹靖华说：“现在看来，他们不是要我检查，而是要我的命，你要准备再过10年那样的生活。”

许光达又叮咛许延滨和曾正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爸爸的一生交给党了，你们也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

就在许光达被捕的第二天，曾正魁也被造反派抓回学院，他们始终认为她是“二月兵变”的“黑联络员”，总想在她身上打开缺口。一天，她被带进刑讯室，一个刚刚被打死的人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血肉模糊。曾正魁吓得浑身打颤，她生下来就怕见血，因为这个原因放弃了保送念军医大学的机会，而考入钢铁学院。造反派恶狠狠地指着死尸说：“你要是不同许光达划清界限，就是这个下场！”

听了这话，一股怒气从曾正魁心底升起，她已下定决心，死也不屈服。她定睛看着死人，不过如此而已！顶多像他一样，躺在血泊中死去。

1967年11月，国务院已有通知，大学应届毕业生从1967年9月1日起发工资，并分配工作。但对曾正魁的处理意见是：因与许光达划不清界限，不予毕业，不予分配，取消学籍，停发工资。但又不准离校。这时，她已怀孕5个月了，有消息说将把她遣送边远的山区。曾正魁机智地从学院开出自己的户口，冒着风险从武斗的枪口底下逃回家里。

许光达被罗织的罪名越来越多，自己头上戴多少“帽子”他已无所谓，只是觉得对不起妻子。战争年代牵连她受了10年的罪，现在又牵连她受迫害，没想到晚年也让她不得安宁。

邹靖华经常被拉出去游街示众，造反派副她与许光达划清界限，她却自豪地说：“我们结婚快40年了，彼此的心都凝结在一起了，这个界限能划得清吗？”她最担心的还是丈夫，自己仅仅是许光达的妻子，就受到如此摧残，那么许光达受的折磨更是惨无人道了，他已经是60岁的老人了。她心疼得想哭，却又不能哭，怕儿子和儿媳更难过。

1968年夏，邹靖华也被关进了“牛棚”，不仅受批斗，还强制劳动。非人的折磨，使邹靖华的心碎了，曾一度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屋里就有造反派放的一大瓶敌敌畏，美其名曰“杀蚊子”。邹靖华明白，那是给她预备的。可是，她毅然放弃了死的念头，真要“畏罪自杀”，无形中会加重许光达的“罪行”。解放前的白色恐怖都熬过来了，现在更不能死，就是再过10年那样的生活，也要等待再度同丈夫重逢。然而，这一天永远也不会来临了。1969年6月3日，许光达在狱中含冤死去，一颗将星不明不白地陨落了。

许光达死了。可是，对其家属的迫害却没有到此结束。

1969年10月，有关人员以“战备疏散”为名要遣送邹靖华去湖北。邹靖华不同意，她说：“要我疏散，我就回湖南老家。”他们怕她回老家，只好让她住在北京。与此同时，许延滨和曾正魁也被强令离京，他们安排许延滨去湖北省丹江的一个三线工厂，安排曾正魁去四川省江油县的一个工厂。曾正魁提出与许延滨一起去丹江。这一次他们总算“开了恩”。于是，许延滨夫妇来到了湖北丹江。工厂在偏僻的山区，许延滨夫妇住在离工厂三里